

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100位名士珍闻录

朝闻道



民国最重要的遗产是师道尊严。

玉槐堂 编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朝闻道

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100位名士珍闻录

玉槐堂◎编著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朝闻道:中国近代史上最后的 100 位名士珍闻录 / 玉槐堂编著. —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9. 4

ISBN 978 - 7 - 201 - 06189 - 4

I. 朝… II. 玉… III. 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近代
IV. K820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5855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69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bs@126.com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.7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220 千字 印数:1 - 6 000

定 价:29.00 元

薪火相传(代前言)

1

只需要轻轻勾勒几笔,人物形象就会跃然于纸上,活灵活现。比如“有许多人,你见了一百次也没有印象。而吴宓,你见了一次就会记住。吴宓的脑袋像一颗炸弹,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”(温源宁语)。

刘文典“俨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魏晋人物”,在月光下给学生讲《月赋》。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,刘文典坐在中间,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《月赋》,生动形象,见解精辟,让听者沉醉其中,不知往返。

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,开学第一天,先生带来一个皮包。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。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,课堂变成了茶馆。林先生开始讲课,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,大讲其吃花生之道。然后,他将话锋一转,说道:“花生米又叫长生果。诸君第一天上课,请吃我的长生果。祝诸君长生不老!以后我上课不点名,愿诸君吃了长生果,更有长生。”学生们哄堂大笑。

俞平伯在清华讲诗词,选出一些诗词,自己摇头晃脑朗诵。有时候他闭上了眼睛,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,遗世而独立。蓦地,他睁大了眼睛,连声说:“好!好!好!就是好!”学生正巴巴地等他解释好在何处,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。

梁启超讲课让人叫绝。他给清华大学学生上课,走上讲台,打开讲义,眼光向下面一扫,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:“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——”接着眼睛向上一翻,轻轻点点头,“可是也有一点喽!”既谦逊又自负。



蒙文通的考试颇有趣味，不是先生出题考学生，而是由学生出题问先生，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，先生就能知道学生的学识程度。如果学生的题目出得好，蒙先生总是大笑不已，然后点燃叶子烟猛吸一口，开始详加评论。考场不在教室，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，学生按指定分组去品茗应试，由蒙先生掏钱招待吃茶。

那个时代的老师，真真让人向往。

2

知识是累积来的，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。

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著名清流张佩纶；陈寅恪的祖父是陈宝箴，父亲是陈三立；叶嘉莹的老师是顾随，顾随的祖父、父亲，都是想要功名而不得，三代苦苦做学问。

这种累积机制，就是学术传承。

叶嘉莹学成出师，南下的时候，顾随对她说：“不佞之望于足下者，在于不佞法外，别有开发，能自建树，成为南岳下之马祖，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。”这重托让叶嘉莹一生都忘不了，她说：

我之所以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，一直把我当年听先生讲课时的笔记始终随身携带，唯恐或失的缘故，就因为我深知先生所传述的精华妙义，是我在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。古人有言“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”，先生所予人的乃是心灵的启迪与人格的提升。（《顾随全集·序言》）

叶嘉莹一生的工作就是传老师的“道”，成果斐然。无数学子听过叶老师讲诗词，如痴如醉，终生难忘。

文化都是累积来的，文化从源头到流变，就是一个个托命之人传接而来。他们都曾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，形成一种深深的注定的使命感。他们要传承要托命的是什么呢？

刘师培祖孙三代治学《左氏春秋》，他们传承的就是这门绝技；顾随传承的是词论；周作人传给废名，废名传给沈从文，沈从文传给汪曾祺的，就是一种冷清的、冲淡的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以及行文方式；

而王国维、陈寅恪极目远眺，他们要托命的，是中国文化的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。

3

老师最重要的作用，是启迪智慧，抹去蒙蔽。往往是一件小事、一句话、推荐一本书或一个动作，影响一生，让学生突然超越蒙蔽，醍醐灌顶，豁然大悟。

俞樾会试考试，试卷中有一句诗“花落春仍在”，被曾国藩赏识，从此学问精进；杨度二十一个冬夜，王闿运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；廖平若不是小时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，就不会成就那么大的学问。

这些点悟人的心灵的人，让我肃然起敬。相比治国平天下，教育更重要。因为相比物质的贫穷，精神的蒙蔽更严重。

4

把这些老师的故事串起来，就是一部近代文化史。通过这些有魅力的段子，可以一览近代思想资源。

近代思想资源，一为学西方的自由主义，一为学西方的社会主义，一为学西方的保守主义。这其中，有几座高峰。撘于罗素的金岳霖，传于殷海光，再由殷发扬光大；撘于杜威的胡适，此门为自由主义；文化保守主义，前有上继乾嘉学派的俞曲园、孙诒让等，“花落春仍在”，后有王国维、陈寅恪、吴宓一枝，有章太言及黄侃、刘师培一枝，有熊十力、梁漱溟一枝。

书中辑录了100位老师的老掌故，按一切生命体的四个成长阶段，分春种、夏忙、秋收、冬藏四个部分。“春种”主要是俞曲园领衔的老国学大师，“花落春仍在”，他们为过渡的一代，播种的一代，开启的一代，上继乾嘉学派，下启新学一代；“夏忙”是创造的一代，有陈寅恪等文化托命之人；“秋收”则为专业知识分子一代，前代知识在这代得到收获，如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的学生们，“西南联大”的学生们；“冬藏”则是继承的一代，被政治扭曲，大龙潜隐，他们暂且藏了起来。



《诗经》上说：

如月之恒，

如日之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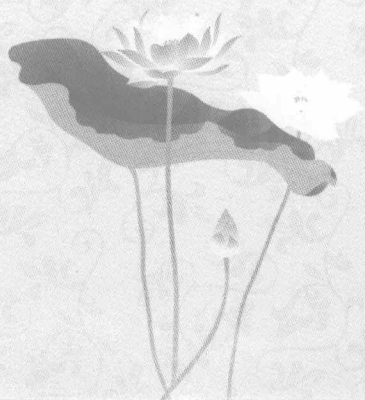
如南山之寿，不骞不崩。

如松柏之茂，无不尔或承。

有传授渊源在，文化薪火就不灭，如南山之寿，如日月之永恒。

目录

肆 冬 藏	叁 秋 收	贰 夏 忙	壹 春 种
177	141	79	1



最后的百位真名士风流再现，
民国最重要的遗产是师道尊严。

壹 春种

花落春仍在。

——俞曲园



俞 樾 (1821—1907):花落春仍在

◎俞樾会试考试,试卷中有一句诗“花落春仍在”,被曾国藩赏识,得以中试。此后,俞樾就将他的书斋命名为“春在堂”。

“花落”,意为西学传来,国学不盛;“春仍在”,意为中学为体,道术未裂。

昔日王静安闻炮火将到北京,以为花落而春亦亡,不忍见,故自沉于水,一瞑不视;陈寅恪见炮火已至北京,也认为花落而春亦亡,不忍见,故突然出走,长往不回。

不忍即仁,王静安与陈寅恪之仁,可作千古一叹。但是中国文化,其实是看不尽的春柳春花满画楼。

◎俞樾的弟子中,比较有名的是章太炎、吴昌硕。

◎俞樾与李鸿章同为曾国藩的门生。两人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。李鸿章一心从政,官至宰相,位极人臣。俞樾埋头文字,“学究天人际,名垂宇宙间”。曾国藩评价他的两位高足,曾坦率地说,他不喜欢像李鸿章那样醉心于爬官,也不愿意像俞曲园那样专攻学术。但俞樾倒是自得其乐,他的著名自挽联云:

生无补乎时,死无关乎数。辛辛苦苦,著二百五十余卷书,流布四方,是亦足矣;

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人。浩浩荡荡,数半生三十多年事,放怀一笑,吾其归欤!

◎在杭州西湖灵隐冷泉亭,悬有一联:“泉自几时冷起,峰从何处飞来?”

一日,俞樾与夫人游灵隐,小坐亭上,共读此联。夫人道:“此联问得有趣,请作答语。”俞樾应声而答:“泉自有时冷起,峰从无处飞来。”夫人道:“不如改为:泉自冷时冷起,峰从飞处飞来。”言毕,夫妻



相与大笑。数日后，次女来，俞樾要她试为冷泉亭旧联作答。女儿沉思良久，笑道：“可答为：泉自禹时冷起，峰从项处飞来。”俞樾惊问：“‘项’字何指？”女儿道：“不是项羽将此山拔起，安得飞来？”

王闿运 (1832—1916):学富文中子

◎福州诗评家陈衍为人刻薄，曾对清末民初人物作过一番品评。钱锺书将这些评论记录下来，名为《石语》。其中，尤为陈衍所津津乐道的，是湘潭王闿运逝世后，上海某报刊出的恶作剧式挽联：

学富文中子，形同武大郎。

可见王闿运的确长得难看。

◎王闿运做客两江总督府，曾国藩听他畅论天下大势。王闿运认为平定太平天国后，曾氏应利用此天下重望，麾军北上，推翻满清。曾国藩闻此，一语不发，径直端茶送客。后来，收拾桌椅的下人发现，满桌都是曾大帅用手指蘸着茶水写下的“妄人”二字。

◎1861年8月21日，咸丰皇帝驾崩，遗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，辅佐幼帝同治。皇太后慈禧暗中勾结恭亲王，密谋发动政变。王闿运作为肃顺幕府“湖南六子”座上客之一，闻到政变的气味，赶紧致书曾国藩，希望曾以柱国重臣的身份，带兵到北京“入觐”，支持恭亲王配合顾命八大臣共同辅佐幼帝，同时“声明祖制”（妇人不得干政），以粉碎慈禧垂帘听政的阴谋。

曾国藩一生谨慎，正担心自己“功名太盛”，生怕惹上“权臣干政”的嫌疑，故未采纳王闿运的意见。两个月后，慈禧政变成功，将肃顺等人全军剿灭。

王闿运临死，对此事都不能释怀，遂写了一副自挽联：

春秋表未成，幸有传儿述诗礼；
纵横计不就，空余高咏满江山。

上联说自己效法孔子，但成就不大，庆幸的是儿子能继承自己的文化事业；下联化用魏征的《述怀》诗：“纵横计不就，慷慨志犹存”，叹自己没有治国之才，空留吟咏之作。

◎王闿运应袁世凯之邀，出任国史馆馆长兼总统顾问。王闿运作一对联自嘲：

顾我则笑；
问道于盲。

此联鹤顶格嵌“顾问”二字，意为：我有什么用？看到了只有一笑相迎。要问政治上的事吗？如同向瞎子问路。

◎王闿运八十岁，应袁世凯之邀，出任国史馆馆长，进京时途经武汉，段祺瑞来访，请求指点。王说：“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做官，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，那就一无是处。过去我年富力强，有许多大事要我做，现在我老了，无用了，便只好去做官。”

◎1916年6月，王闿运说总统府应当加挂一块横匾，横匾上应当题“旁观者清”，“清”暗指清宫小朝廷。上下联分别是：“民犹是也，国犹是也”，“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”。

后来有人在上联加了“无分南北”四个字，下联加了“不是东西”四个字。

梁羽生认为，加上后面的尾巴“何分南北”，“不是东西”，乃“画蛇添足”（《名联谈趣》）。其实未必。上联嵌入“民国”二字，讽刺民国南北分裂；下联嵌入“总统”二字，痛斥袁世凯“不是东西”。联语似信手拈来，运用成语与俗语，天然捏合，属对工稳，亦庄亦谐，含意深刻。

◎被曾国藩斥为“妄人”的王闿运，曾将他平生的“妄学”传给他



的弟子杨度。

杨度那年二十一岁。一个冬夜，王闿运欲将平生所学倾囊相授，问杨度：“我这里三种学问：功名之学、诗文之学、帝王之学，你杨哲子想学哪一种呢？”

王闿运的功名之学，是为功名而求学，功名是登堂入室的最终目的，学问不过是敲门砖，从这门学问，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，不必身体力行做人的真理，功名到手，砖石尽弃。

王闿运的诗文之学，“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。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，辨证纠误，烛幽发微；或登群籍之巅峰，览历史之得失，究天人之际，成一家之言；或发胸中之郁积，吟世间之真情；或记一时之颖悟，启百代之心扉。总之，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，而以立言为本职。”

而帝王之学，王闿运更是说得神乎其神：

“以经学为基础，以史学为主干，以先秦诸子为枝，以汉魏诗文为叶，通孔孟之道，达孙吴之机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，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弘气概，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，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，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……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。再然后，或从容取功名，由仕途出身，厕身廊庙，献大计以动九重，发宏论以达天听，参知政事，辅佐天子，做一代贤相，建千秋伟业；或冷眼旁观朝野，寻觅非常之人，出奇谋，书妙策，乘天时，据地利，收人心，合众力，干一番非常大业，以布衣为卿相，由书生封公侯，名震寰宇，功标青史。”

王闿运提醒杨度，这门翻云覆雨的学问风险极大，“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，不过一纸之隔”，“入凌阁、上封神榜的是他们，油烹刀锯，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”，既不似功名之学的稳当，又不似诗文之学的清高。

杨度最终选择了帝王之学。

◎王闿运长期从事教育，先后执教于成都尊经书院、长沙思贤讲舍、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，加上家中私授的弟子，学生达数千人，其中名弟子杨锐、刘光第、廖平、宋育仁、杨度、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。

他就任尊经书院的第一天,就对学生传授学经的方法,说:“治经于《易》,必先知易字含数义,不当虚衍卦名;于《书》,必先断句读;于《诗》,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,不足以颁学官,传后世,一洗三陋,乃可言《礼》,《礼》明然后治《春秋》。”又说:“说经以说字为贵,而非识《说文解字》之字为贵”,“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,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。”

当时蜀学晦塞,少有通儒,听到王闿运的这些议论,士生才知道研诵注疏诸史文选。尊经书院日有记,月有课,暇则习礼,三年土风丕变,出现了廖平、胡从简等影响较大的人物。

杨守敬 (1839—1915):清代三绝学之一

◎杨守敬六岁时,母亲就教他识字读书。八岁的时候,母亲为他请了一位老师覃先生。有一天,母亲准备好酒席,请覃先生吃饭,开席后覃先生夹了一块鸡腿一咬,鸡骨头把牙齿“顶”了一下,覃先生就对杨守敬说:玉香鸡稀烂棒硬。

此时,杨守敬正从厨房双手捧着一碗绿豆汤,奉给覃先生,应声道:绿豆汤翻滚热汤。覃先生听后大吃一惊:小小年纪出口不凡,就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。

第二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,家家户户门口都挂大红灯笼,覃先生的夫人做了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大灯笼,覃先生就在灯笼的右面写了上联:龙变鱼,鱼变龙,龙鱼变化。写好后叫杨守敬来对下联。

杨守敬说:“老师,我若对上了,你奖给我什么呢?”覃先生说:“我书案上的文房四宝任你挑一件。”杨守敬说:“下联是:老携幼,幼携老,老幼欢欣。”覃先生听后,大加赞赏。杨守敬随即爬上覃先生的书案,抱上一块端砚就跑回家去了。

◎这年,县里开科,杨守敬前去应试。

主考官是知县崔培元,进士出身,五十多岁,脸上有几颗白麻子,在当时还算是一位有名气的清官。他见杨守敬眉清目秀,很是机灵,想逗逗他,就打招呼:“小孩,你过来!”杨守敬走上前来,深鞠一躬,



道：“大老爷，有何吩咐？”崔知县见他很有礼貌，更加喜爱，笑着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杨守敬道：“姓杨，名守敬。”崔知县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杨守敬道：“考童生。”崔知县审视地望着他。杨守敬说：“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我读过孔孟之书，习过周公之礼。”崔知县见杨守敬神情严肃，也就板起脸道：“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过大凡有才者都会作对，我出上联，你如对得好，自然够格做童生。”杨守敬道：“请老爷出上联吧。”

崔知县想了想，道：“年年县试会豪客。”杨守敬眼珠一转，答：“次次榜中添仕人。”崔知县听了心中暗喜：“这孩子虽然年幼，还真有点才气。”就又道：“小孩子滥竽充数，可有真本事？”杨守敬见崔知县一再瞧不起自己，很不高兴，还是强压下火气，道：“大才人鱼目混珠，哪来妙文章？”崔知县越发惊奇，猛然见杨守敬两手墨汁，脏脏乎乎，差点笑出声来，说：“小孩子两手黑，横道竖道。”杨守敬见崔知县如此出言不逊，再也忍不住了，紧接道：“大老爷一脸麻，左坑右坑。”崔知县脸腾的红了，本想发作，但一想是自己先不对，怪不得杨守敬，只好一笑了之。这年，杨守敬被取录为第十三名童生。

王先谦 (1842—1917): 岳麓书院末代山长

◎王先谦，岳麓书院的末代山长，字益吾，别署葵园，长沙人，晚清巨儒。光绪年间曾任国子监祭酒、江苏学政等职，在朝为官时，不忿李莲英专横跋扈，上折子告御状，后因惧祸而辞官归乡，晚年在长沙任城南书院、岳麓书院山长十余年，桃李遍于朝野。

◎王先谦曾刻印袁燮嘉趣堂刊本《世说》。经叶德辉提醒，才知道袁本“讹谬百出”，王先谦便毅然毁版，请叶详加校勘后重铸。

◎王先谦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，道：“窃谓中国学人大病，在一空字。理学兴，则舍程、朱而趋陆、王，以程、朱务实也。汉学兴，则诋汉而尊宋，以汉学苦人也。新学兴，又斥西而守

中,以西学尤繁重也。至如究心新学,能人所难,宜无病矣。然日本维新,从制造人,中国求新,从议论人。所务在名,所图在私。言满天下,而无实以继之,则亦仍然一空,终古罔济而已。”

◎清末湖南三大儒,王闿运主船山书院,王先谦主岳麓书院,叶德辉几为当时中国第一藏书家。

孙诒让 (1848—1908):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

◎孙诒让,朴学家,被誉为“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”。

◎孙诒让每著一书,必多创见,遗世三部曲《契文举例》、《墨子间诂》、《周礼正义》,千古不朽。章炳麟虽然目空一切,对孙诒让的学问却极为钦佩。1908年,章炳麟致书孙诒让说:“自德清(俞樾)定海(黄以周)二师下世,光焰然,独有先生。”并盛赞其学术成就,以为“治六艺,旁墨氏,其精专足以摩姬汉,三百年绝等双矣”。

◎孙诒让有感于清末政治腐败、国家危难,以为“墨子强本节用,劳心苦志,谈综道艺,应变持危,其学足以裨今之时局”,于是在清代学者毕沅、汪中、王念孙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础上,用功十年撰成《墨子间诂》十五卷。经过孙诒让的集解,《墨子间诂》成为人们阅读的善本,至今还没有一本《墨子》校注能超过并取代它。特别是书中与近代西学相通的名学、光学、力学等知识的阐发,是与孙诒让的努力分不开的,以至墨学成为近代显学。

梁启超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评述说:墨子领头的“先秦诸子学之复活,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”。

◎1904年,孙诒让看到一年之前出版的《铁云藏龟》,感到非常惊奇,说:“我研究古文字已有四十年了,想不到在年迈的时候还能看到商代文字这样的奇迹。”他凭借对古文字的深厚功力和广博的学问

